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s

- 首页
- 学报概况
- 编委成员
- 编排规范
- 编辑学坛
- 编读往来
- 学报内容
- 在线投稿

学报内容

从丹纳的艺术成因“三要素”理论看屈骚艺术特色的形成

作者:张汝山 添加时间:2006-3-3 20:31:36 点击:907

[标题] 从丹纳的艺术成因“三要素”理论看屈骚艺术特色的形成

[所属年份] 1999年 第4期

[作者] 张汝山

[作者单位] 东营电视大学教师

[关键词]

[摘要] 屈原的骚体诗,以其瑰艳奇丽之美,在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史上独领风骚,成为一种范本。由此,历代评论家对屈骚这一独特文化现象作过种种探讨。本文结合《离骚》、《九歌》等作品,分析了屈骚的瑰奇之美。继之,以法国美学家丹纳的“三要素”说为理论支持,揭示了造成屈骚瑰奇之美的几方面深层原因,也算一种新的尝试。

[正文]

南楚伟大诗人屈原所创造的骚体诗,以其缤纷绚烂的异彩,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天空辉耀出一道绮丽的彩虹。对屈骚的审美特质,南朝文论家刘勰盛赞曰:“气往辘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①屈骚独步古今、鲜明而浓郁的瑰奇之美确是无与伦比。

“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采于风云。”^②咏读屈骚,谁都禁不住为其美仑美奥的色彩和瑰玮奇肆的意象而惊叹。这首先体现在诗人对自我形象的描绘上:

“启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诗人博采大自然之芳华,以缀饰“浴兰沐芳”、不染流俗之高洁品性。光华眩目的色彩、浓郁的芳菲幽香,产生一种极强的美学冲击力。

尤堪称奇的,是诗人以“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情思和切切之悲世情怀,展开梦幻式的抒写,自我纵横飞骋于奇丽幻美的神话世界,所表现的峻清、皓洁的生命崇高之美,所开拓出的恢宏瑰丽的境界,均达极致。请看《离骚》对上叩帝关的描写: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在诗人幻游的世界里,红日出浴,霞光喷薄;龙鸾凤,驾乘飞腾;风神月神,前驱后奔;飘风云霓,簇拥纷绕。在这里,缤纷绚烂的色彩,恣肆磅礴的气势,缭绕跌宕的情感,化出了何等瑰丽奇崛的境界!正所谓“纯用客意飞舞腾攀,写来如火如荼,使人目迷心眩,杳不知叮咛所在。”^③

足可以与《离骚》的“朗丽以哀志”比美的,还有“绮靡以伤情”的《九歌》。《九歌》是屈原在楚地民间巫歌基础上创作的组诗、诗人将弥漫在楚人“图腾—神话”崇拜中的诸神,置于楚地的奇山秀水之中,并附丽以丰美的人情、人性。于浪漫迷离的情调中展现了诸神灵的神采风韵,呈现出清艳秀奇的审美风貌。例如《湘夫人》对湘君思恋湘夫人的描写: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媚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将痴情的湘君苦苦期待湘

● 来稿查询:

生态学批评再思考

查询

● 目录查询:

2005 年 01

关键字

查询

● 按年份查看:

- | | | |
|------|------|------|
| 2007 | 2006 | 2005 |
| 2004 | 2003 | 2002 |
| 2001 | 2000 | 1999 |

夫人赴约时恍惚难寻的思情，溶于洞庭秋景中一千里洞庭，秋风瑟瑟，碧水生波，黄叶飘零，何其清婉！以萧萧空阔之秋景托哀婉惆怅之情愫，写来清美冷艳，真可谓情悠悠，韵长长。难怪明人胡应麟称其“形容秋景如画，而推之为“千古言秋之祖”。a

而《山鬼》对山中女神的描写则又呈现出光艳绮丽的异采，诗人除巧妙地勾勒出其神奇飘灵之形和妩媚多情之韵外，更施以浓墨重彩渲染了山中女神所独有的装束和仪仗：身披薜荔、石兰。腰束女罗、杜衡，流红滴翠，芳香四溢；火红的豹子作乘骑，斑斓的花狸为随从，辛夷木制作的车驾，上面结扎着桂花旗。浓烈的色彩，烘托出了山中女神独具的野性之美，极富妙奇之艺术魅力。冯靓称《九歌》“情神惨惋，词复骚艳。喜读之可以佐歌，悲读之可以当哭。清商丽曲，备尽情态矣”！⑤可谓恰切地把握到了《九歌》艺术美的真谛。

鲁迅先生在评论屈骚时指出：“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⑧是的，伟大诗人屈原以其颠功倒海的艺术气魄，狂放不羁的独创精神和旷古绝伦的艺术造诣所创作的骚体诗。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婉有节的“中和”之美审美指向外，独挑起瑰丽艳奇之美的猎猎大旗，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那么，屈骚之以瑰艳奇绝盖世，其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此，历代评论家曾作过多维度的、反复的探讨，并且取得了比较丰富的认识成果。然而，正如明人焦所云：“《离骚》惊采绝艳，独步古今，其奥雅宏深，有难速测，自昔溯风而入味，沿波而得奇者。虽问有之，未能窥其全者也。”，⑦我们不妨以法国美学家丹纳的“三要素”说为视角，对屈骚的艳奇之美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重新作一番粗浅的探析。

丹纳认为，艺术的产生，它的面貌和特征及其历史发展，如同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样，都取决于三个因素或“三种原始力量”，即：种族、环境、时代。他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⑧

一曰种族因素。丹纳认为，种族是指先天的、生理的、遗传的因素。它突出地表现在人的身体的气质和结构上，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他进而指出，任何艺术都具有民族的特色。“与民族的生活相连，生根在民族性里面。”，⑧屈原所属的楚民族一个僻处“荆蛮”，在历史上长期遭受殷人、周人的歧视和排斥，多次遭到侵伐和伤害，只是靠了自身不屈不挠的奋斗。才赢得自立于南方独立地位的民族。在长期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和绵延传承中，楚民族形成了迥异于北方民族的有强烈个性特征的民族性格，即那种较少受诗礼文化陶冶和约束的朴野之风及调境狂放的原始激情。同时，地处江汉流域的南楚在生存条件方面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中写道，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食物常足。”由于谋生比较容易，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象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傲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书》、《汉书》中均有多例佐证。另一方面，经济条件的相对优越，也造就了南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据考古发现，楚国的冶铜、冶铁业、织造业、建筑、雕刻、漆器等，都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就，居于当时领先地位。丰富的物质条件，先进的物质文明发展水平，较少压抑而开放活跃的生活情感，使得楚艺术超越了中原文化中中和为上、教化为本的功利性局限，而在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得到了高度张扬。无论是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丝织品、画幅上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还是《招魂》、《九歌》所描写的热烈动荡、诡橘奇丽的景象，都反映了楚艺术奇幻而华丽的强烈个性特征，而屈骚作为楚民族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其艳奇之美，便在情理之中了。

二曰环境因素。丹纳认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的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⑩他特别强调环境对艺术的决定性影响，“要同样的艺术在世界上重新出现，除非时代的潮流再来建立一个同样的环境”。“巫关于地域环境对屈骚审美风貌产生的影响，前人早有洞察。刘裙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缺，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江山之助乎？”，清人尤侗亦云：“昔屈子生沉

湘之间，兰芷辟秽，映带左右，故采而赋之。’，。不错，楚人生活在南国山泽，那里山青水秀，花木繁郁：衡山、九疑耸其空翠；湘沉，洞庭漾其新碧；云梦之泽草木威袭，江汉之野稻绿禾青；有“青黄杂揉”的漫山桔树，有幽芳远播的岸芷泽兰；加之山岚翠微、霞光夕照，晕染着青溪、蓝天。长期生活在如此富于色彩的环境中，耳濡目染着如此艳丽秀奇的山水灵气，能不孕育出一个对色泽、光影、芳菲、音响之美更爱好、更敏感、更富于接受和再现能力的民族？屈骚的“惊采绝艳”自然也渗透着这种特殊地域环境造就的民族审美文化积淀的巨大影响。

然而，屈骚的色彩不仅“艳”丽，更带有瑰“奇”的特点，这恐怕更多受到楚民俗风情的影响。据史书记载，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现，重淫祠”。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甚至想用“邀福鬼神”以“助却秦师”。^⑥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王逸《九歌序》就曾提到：“楚国南郢之邑、沉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从河南长台关出土的楚墓锦瑟漆画，到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墓帛画，那些长髯高冠、飘游六合九州的形象，无不诡橘奇秘，充盈着奇异的情思。作为一位较早觉醒的南国哲人，屈原虽然受中原理性精神影响，在理性认识的层面上早就超越了南方的巫文化，但作为一位民族诗人，他在诗作的体式、艺术构思、意象驱使和辞采的运用上，毕竟不能不受到这种艳丽神奇的巫风形式的濡染。

三日时代因素。丹纳认为，艺术总是产生于特定的时代。总要打上特定时代的印记，具有时代性。他以欧洲文化的发展为例说：“每个时期都有它特有的艺术或艺术品种，雕塑、建筑、戏剧、音乐；至少在这些高级艺术的每个部门内，每个时期有它一定的品种，成为与众不同的产物。非常丰富非常完全；而作品的一些主要特色都反映时代与民族的主要特色。”屈原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一个群雄并起、才士辈出、学术文化空前活跃繁荣的时代。最具时代特征的一个文化现象就是纵横家的奔走游说。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纵横家说辞华丽铺张之风，首先促进了散文的勃兴。战国散文宏廓的篇章，汪洋恣肆的气势，自由灵活的句式。华丽铺排的辞风，无不波及诗坛，对屈骚审美风格的形成自然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与《诗经》相比，屈骚结构之宏伟、句式之灵活、想象力之丰富、感情之奔放、文采之斑斓，均呈现出明显的新变，这除了南北文化的差异和诗人的艺术创造之功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新的时代美学风尚影响所致。

作为中华民族艺术瑰宝的屈骚，为我们再现了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文化艺术发展的奇异阶段，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蕴含着无穷的艺术奥妙。探索这些奥妙实非易事，我们用西方人的美学理论对其瑰奇之美所作的解析只不过是一种尝试罢了。

①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

②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

③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④胡应麟：《诗蔽》。

⑤引自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

⑥，17，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⑧、⑨、11、16，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147,39,40页。

⑩伍盖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

12，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

13，尤侗：《西堂全集·西堂杂组》。

14，班固：《汉书·地理志》。

15，班固：《汉书·郊祀志》。

©2004-2005 版权所有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鱼山路5号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 邮编:266003

电话:0532-82032739 0532-82032719 E-mail: xuebshk@ouc.edu.cn

Design by biner